孔子学院

目前，511所孔子学院分布在140个国家，拥有各类学员210万人

做中外文明的架桥人

本报记者　李　婕

“我的课上有浑身挂满中国元素的年轻人；也有坚持学习近10年的老人；还有喜欢莫言和余华的中文读者”，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王红这样描述她的芬兰学生们，“他们真的就是对中文着迷”。

从说汉语、练书法，到学习唐诗宋词、脸谱曲艺，再到好奇“为什么有中国小孩穿开裆裤”“中国的雾霾如何治理”，几乎所有这些外国人对汉语、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兴趣，都在成千上万像王红一样的外派人员和孔子学院中得到回应与帮助。

140个国家，511所孔子学院，1073个孔子课堂，各类学员210万人——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架桥人”和世界认识中国、中国与各国深化友谊和合作的重要窗口，也是矗立在老外家门口的中国品牌。

图① 6月6日，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学生参加拔河比赛。**袁江磊**摄（**新华社**发）

图② 6月11日，克罗地亚的孔子学院举行龙舟赛。　**米绍·利沙宁**摄（**新华社**发）

图③ 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欢乐春节”庙会。

图④ 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们在学习。

图⑤ 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目前的工作团队。

图⑥ 9月15日，肯尼亚肯雅塔大学孔子学院的师生庆祝中秋节。　新华社记者　**潘思危**摄

图⑦ 2015年3月30日，肯尼亚莫伊大学师生表演太极拳。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摄

图⑧ 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的中国绘画课堂。

图⑨ 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孔院日”工作坊上，爱尔兰学生自己做展台。

中国品牌在海外

■ 在“汉语热”中诞生

“老师，您知道大篆、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吗？”在一堂普通的汉语晚间课上，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李熠祺突然被问到了这个“内行”的问题，惊讶之余，提问的学生已经开始滔滔陈述起他的答案。这是一名60多岁的退休老人，他希望写一本关于汉字变迁历史的书。

也有学生随身带着《唐诗三百首》，有机会就跟李熠祺切磋几句。这种对汉语学习的极大热情，让这个来自国内985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感受到爱尔兰的中文学习热潮。在爱尔兰，孔子学院（课堂）已经实现了从幼儿园、中小学到大学以及社会人士的全覆盖，仅参加中文学习的中小学生每年就超过5000人。都柏林孔子学院还负责为一个名为《你好，中国》的电台节目提供内容，节目每周一次向全社会播出。

当来自中国的产品走进亿万外国家庭的同时，中文，及其背后的文化与社会，也慢慢开始吸引世界的目光。就在这种迹象发端之际，孔子学院应运而生。从2004年开始，中国在借鉴英、法、德、西等国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同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诞生。

对于孔院的宗旨，《孔子学院章程》里这样写道：“孔子学院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

■ 发展之快超出意料

“孔子学院发展到今天，速度之快超出当初所有人的预料”，国家汉办前主任许琳曾说，教育部最初的设想，是用10年时间在全球建立100所孔子学院。

没想到，第一年在全球建立了46所孔子学院，第二年就建立了100所孔子学院。12年之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是511所，遍及五大洲140个国家。

而孔子学院的发展模式，也早已突破了单纯的汉语教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英语专业副教授，自2014年外派担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以来，王红不仅和汉语教师及志愿者们教授中文、举办文化体验活动，还多次邀请中国的学者去芬兰讲学、交流；芬兰的学生们也有机会被邀请来中国游学。

“汉语教学是我们扎根的基础；文化活动扩大影响；学术活动则吸引更多的学者与知识分子深入了解中国。”两年的实践经验让王红有了清晰的工作思路。

孔子学院虽然有着共同的章程，但是各国情况差异巨大，孔院究竟怎么办？融入当地，受到欢迎，是对每一所孔院的考验。王红在教学的过程中，就遭遇过当地文化特性带来的尴尬，后来，他们摸索出一套方案：因为芬兰高纬度、寒冷、冬季白昼时间短，赫大孔院的文化活动主题总是与阳光和温暖相关；又因为芬兰人内敛的性格特征，赫大孔院发挥学生特长，注重汉字书写的教学……

2016年，针对当地需求，全球78个国家240多所孔子学院开设了中医、太极拳等中华文化课程。因地制宜，各具特色，正是每一所孔院办学实践的写照。

■ 用“增信”来“释疑”

作为中方院长，王红要注意处理很多关系。刚去的时候，担忧不少，但踏踏实实将工作做下来，王红发现，获得的更多是认可，是当地参与者的有口皆碑。“通过他们去讲述真实的情况，比我们自己说要有力得多。”王红说。

在孔子学院成立之初，以“中国威胁论”为底色的质疑声就不时出现。近3年来，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校的孔子学院陆续停办，对孔院肆意歪曲、诋毁的论调又夹杂在国际舆论当中。

然而，那些“抹黑”言论根本站不住脚。实际上，孔子学院由外方大学或相关教育机构首先向孔子学院总部提出申请，经批准成立后，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办学。孔子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中方与外方院长共同负责孔子学院的日常运营和管理。

实际操作上，则一般由外方院长提出需求为主，中方给予配合和帮助。以开办学术活动为例，议题均由双方共同商定，共同邀请中国或东亚问题相关的研究者，会上既陈述观点，也展开学术论辩。而在更为普遍的汉语教学与文化课堂当中，老师们都尽量授之以渔，呈现丰富而多面的中国社会。

“谈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伪命题”，李熠祺说，在真正的工作当中，没有人在考虑这些。这些声音本身，或许就体现了对中国的误解与不了解。

“孔子学院是中国语言与文化的桥梁与学习资源提供者”。李熠祺认为，孔子学院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带来的是面对面的、体验式的学习行为。孔子学院的外派教师与志愿者和当地人进行着人际交往，为他们带来的是可触可感的中国的一部分。

王红的芬兰同事曾看到一篇武断攻击孔院的报纸文章，非常愤怒地拿到王红跟前批驳一番，王红只是笑了笑。她说，我们只管做自己的事情，了解的人会知道。

■ 下一个关键路口

“当前孔子学院正处在一个关键路口。孔子学院接下来究竟要怎么发展，走什么样的道路，需要认真思考。”许琳曾这样评述孔子学院10多年的发展。

根据孔子学院发展规划，到2020年，将基本完成孔子学院全球布局，做到统一质量标准、统一考试认证、统一选派和培训教师；基本实现国际汉语教材多语种、广覆盖；基本建成功能较全、覆盖广泛的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汉语成为外国人广泛学习使用的语言之一。

而谈及孔子学院的未来发展，教师队伍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孔子学院教师目前主要是国内外派的专业教师和志愿者，包括中方院长在内，都实行任期制，从1到4年不等。执教结束后，大部分人员回到国内的岗位上，另一批新选拔的人员再奔赴世界各地。

王红在孔院两年，手下换了两批志愿者，手中的项目也就经历了一批批人的轮换，“这其实让我们的工作难度不小”，因为，每一批人都要从头开始培训、从头开始熟悉业务。李熠祺已经结束1年的志愿者工作回国，临别的时候有太多不舍，“刚刚能够上手就到了要离开的时候，我熟悉我学生的特性，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但是一个新来的老师则要从头开始一切，还需要承续好之前的教学进度。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是件挺有挑战的事儿。”她说。

教师的本土化是近两年孔院发展提及比较多的词汇，但是，以芬兰为例，目前持有本土教师资格证的汉语教师并不多，其中芬兰人不超过10个。本土化其实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

王红最近还在琢磨另一件事儿，她希望能够为芬兰当地企业提供教育与咨询课程，让孔院与社会有更多的联结，同时获得多元资金支持，这也是孔院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命题。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我们应该秉承“送去主义”，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送到西方国家去。因为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虽然已经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拿走了不少优秀的精华，但仍然有许多精华没有拿走，需要我们送去。在当代中国，孔子学院积极践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成功搭建起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桥”，无疑已成为诠释“送去主义”的最典型范例。

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学习它的语言、体验它的文化。为此，孔子学院应该紧紧握住“因其人之言而为之言”这把跨文化交流的钥匙，以文化为核、语言为翼，努力为孔子学院所在地民众创造汉语学习和文化体验的环境，持续开展适应本地学习者需求的汉语言文化教学，凝心静气、深入草根，努力打造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桥”。

凝心静气，是一种工作心态。作为建立在国外大学或机构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孔子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势必遇到各种水土不服；作为外派至海外孔子学院工作的语言文化使者，汉语教师和汉语教师志愿者在工作中难免遇到诸多跨文化交际障碍，中方院长在与外方院长的合作中亦会

文化交流

既要“有静气”还要“接地气”

蔡永强

产生各种矛盾和摩擦。国外某些新闻媒体或人群的质疑，教师、教材、教法一时难以适应本土教学以及中外方之间合作产生的种种问题等都会造成各种不适，而克服这些种种不适的看家本事就是凝心静气。凝心静气，可以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产生这些不适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同时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耐心思考如何更好地适应孔子学院的本土运营与发展，如何在本土文化氛围中更快地找到不易引起跨文化冲突的工作方式，从而得以在积累和沉淀中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工作经验。

深入草根，是一种工作方式。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阳春白雪”，更需要接地气的“下里巴人”；需要高大上，更需要普通草根民众。孔子学院开展的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等各种工作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孔子学院的受众问题，即面向哪些人开展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以及向这一群体开展什么样的汉语教学、传播哪些中华文化？其实，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回答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怎么送”。深入草根，意味着我们应该把实用的汉语和优秀的文化送给孔子学院所在地的普通民众，让普通草根民众通过语言学习用汉语讲好中国故事；深入草根，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奉行送去主义的过程中，必须保证首先送出去的是汉语，因为正如前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女士所说，“语言走不出去，文化就绝对走不出去”。只要我们坚持孔子学院的草根化，不断激发当地普通民众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和参与，孔子学院就会持续充满发展活力。

爱尔兰著名剧作家萧伯纳曾有一段名言，“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我们每人仍只有一个苹果。可是如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换，我们就有了两种思想。”孔子学院所追寻的使命就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同时拥有两种思想。

莫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在全球140个国家已建立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全球孔子学院已有中外专兼职教师4.6万人的大背景下，搭建中外之间的“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桥”，让孔子学院的学员拥有两种思想，更需要我们凝心静气的工作心态和深入草根的工作方式。

（**作者系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 5月25日，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学员来到山东青岛交流。**俞方平**摄（**人民视觉**）

▲ 9月15日，肯尼亚肯雅塔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们在练习书法。　新华社记者　**潘思危**摄

▲ 7月25日，德国孔子学院的学生正在学习凤阳花鼓和中国武术。**李邦军**摄（**人民视觉**）

◀ 孔子画像

注：本版图片未注明来源的均来自孔子学院